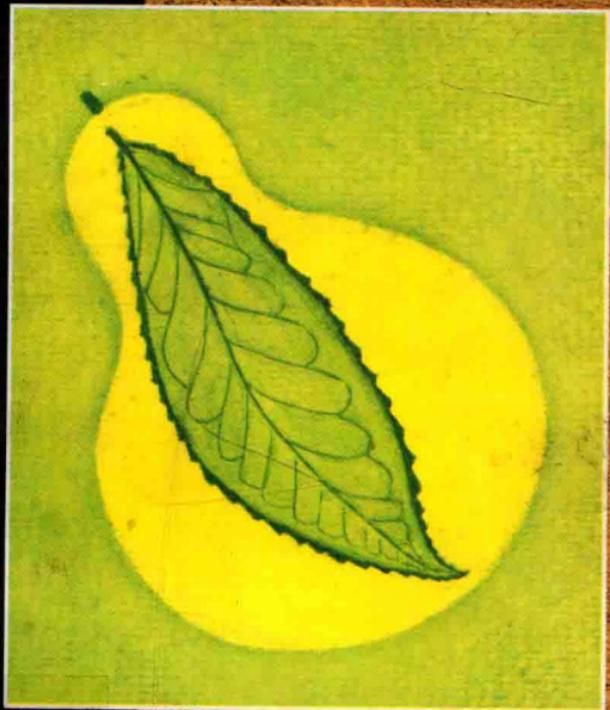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光主编

浙江茶文化史话

陈珲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之七

浙江茶文化史话

陈 璇 著

本册著者：陈 珝
责任编辑：马玉娟
封面设计：陈 罡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 光 主编

* * * *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余杭大陆友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插页：24 字数：765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套

I S B N 7-80602-342-9/K·26

定价：全套 60.00 元 本册 8.50 元

目 录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楔子

一 源远流长古越茶

- | | | |
|------------|-------|------|
| 1. 茶起源与茶图腾 | | (5) |
| 2. 古老茶农古越人 | | (12) |
| 3. 河姆渡人茶崇拜 | | (19) |
| 4. 畲族茶俗古意深 | | (24) |

二 吴古茶渊源蠡测

- | | | |
|--------------|-------|------|
| 1. 神秘联系“吴”与茶 | | (32) |
| 2. 吴地茶事太古传 | | (37) |
| 3. 原始要终探茶名 | | (42) |
| 4. 陆羽居吴写《茶经》 | | (49) |

三 浙江自古名茶多

- | | | |
|------------|-------|------|
| 1. 余姚仙茗古擅名 | | (55) |
| 3. 顾渚紫笋步千秋 | | (61) |
| 3. 会稽日铸冠江浙 | | (69) |
| 4. 西湖龙井誉天下 | | (76) |

四 茶禅一味话茶道

- | | | |
|--------------|-------|------|
| 1. “茶道大行”始吴兴 | | (85) |
|--------------|-------|------|

2. 和尚家风“吃茶去”	(92)
3. 径山茶礼是“清规”	(98)
4. 禅茶几度传日韩	(104)
五 高韵雅致说茶艺	
1. 越瓯犀液发茶香	(111)
2. 竹下忘言对紫茶	(118)
3. 王侯第宅斗绝品	(124)
4. 梅韵茶香共清流	(132)
六 古风犹存谈茶俗	
1. 水乡最喜“孵”茶馆	(140)
2. 民间尤重“茶精神”	(147)
3. 别开生面新茶事	(152)
尾声	(160)

(1)	人祖古风茶道一
(2)	禅茶入道说茶史二
(3)	茶政古制说茶制三
(4)	御茶乐府说茶典四
(5)	茶学“宋”说茶学五
(6)	茶古文说茶诗六
(7)	茶圣略说茶制七
(8)	《茶经》说茶精良品八
(9)	茶蒸青古白工道九
(10)	吉野古青曲说茶十
(11)	唐宋茶事说茶制十一
(12)	五代茶经说茶全十二
(13)	宋茶新制说茶制十三
(14)	元茶新制说茶制十四
(15)	茶圣新制说茶制十五
(16)	茶圣新制说茶制十六
(17)	茶圣新制说茶制十七
(18)	茶圣新制说茶制十八

楔 子

远古悠悠，近者缤纷。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大地上，有哪一种生命是远离尘世喧嚣与浓妆艳抹的呢？我想，莫过于清清淡淡的茶了。白云苍狗，草长莺飞，在这个变幻无穷的世界上，又有哪一种文化是贫富皆宜、从不拒绝暖房与寒舍的呢？我想，该是亦雅亦俗的茶文化了。

茶，曾青灵灵地生长在向阳的高山坡上，那里清新开阔，云缭雾绕，滋育着无比的清馥与甘美。春天，尖嫩的芽头被采摘，在烈焰煨舔着的热锅里，鲜活的它刹那间萎凋、烤干，生命结束，然后被“葬”入密封的罐中。直到某个时刻，它被投入杯中，一股清水激冲下去，蓦然间，水中传递出无限生机，那青翠的嫩芽渐渐舒展开来，盎然而优美地沉浮于杯内。茶乡有一则茶谜，对茶的生命历程作了概括：“生在山里，死在锅里，葬在罐里，活在杯里”。没有一种生命，如此清晰明确，又如此饱含隐喻，这摇曳生态，如兰似馨的瞬间，这奉献自我，死而复生的壮美，不正是凤凰涅槃吗？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这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唐代陆羽所著《茶经》的开篇首句。茶的故乡在中国南方，已为世人所公认。然中国南方之大，处处盛长茶树，

2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其源自何处就很难确定了。很久以来,各方人士都在努力探索着。1988年,在贵州普安、晴隆两县交界处发现了一颗四球体茶籽化石,地质年代为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某个时期,有人据此认定茶树起源于云贵高原。然而,这茶籽已是一种较晚的进化种而不是原始品种,所以,这种源头之说令人质疑。事实上,长江流域及江南大部分区域都存在茶树的起源物种发生发展的条件和因素,无论从地质演变,还是从植物进化等方面来看,将探寻茶树种源的视线仅仅集中于云贵一带,显然是不完整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浙江就曾发现过地质年代为第三纪的山茶叶化石。最近,浙江常山黄泥塘因奥陶系地层中保存品种众多的生物遗迹而被定为“世界奥陶系标准。”又据已知的古植物考察资料,在中新世,今浙江地界中,常绿植物的种类和分布要比云贵地区丰富得多。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茶树的植物种源问题归结成另外一个简单的判定,我们深知,由一片普通的树叶升华为一种美妙饮品的过程、及其所拥有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意义,远比植物学上的一个简单的认定复杂得多。今天,这么多人关心茶、探究茶的源头,并不仅仅是由于茶的植物属性,更多的是为茶的文化属性所吸引。

当人们把探寻茶的源头放在寻找茶的种源这个单纯的植物学研究方向时,我们提出“植物之茶”与“文化之茶”之区分的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茶,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植物或单一的文化。我们变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把追寻茶的起源移向探索文化之茶的开始,将寻找茶树的种源转向最早茶人的缘起,对于植物之茶与文化之茶这两者的探究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二者本来就相辅相成,大量的文化积淀将昭示出远古以来的茶文化风貌。

因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目光沿着江南大地搜索着与茶相关的一切事物,当我们将寻觅的视线停在古称五湖的太湖、停在会稽这古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我们发现了许多茶文化的历史遗迹和融入民俗中的茶崇拜迹象。在这发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十九世纪末那位叫约瑟夫·沃尔什的美国人会发出“‘茶’与‘中华’是形异而义同的两个词”的感叹。秋天来临,古越大地茶花盛开,茶花正是被江南灵秀山川的天精地华深深地滋润了美的所在,是古越先民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依靠,是“中华”二字的蕴涵所指。

让我们回到远古时代古越先民们的生存环境中吧。在面对着无所不在的树林与枝叶,古越先民们唱出了“山有木兮木有枝”的歌谣。而在他们能够歌唱之前的久长岁月里,他们的先人把树、生食的树叶、果实、植物叶子做成的菜粥之类事物及其要表达的意思,统统都变成一个音节,这是个类似于“zuo”的音节。这个尚未将众多事物区分开来的含混音节,是古越先民们最初发出的对绿色植物的礼赞和对生命的膜拜,没有哪个族群能比他们对绿色的植物留下如此弥久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在会稽山及其周围区域,当地的百姓,对茶的发音依然是古越先民那个轻浊短音的重复。

毫无疑问,茶文化的奥秘隐藏在历史中。只有了解了茶的历史并且进入茶的历史中,你才会理解为什么在古越大地上,一杯普普通通的茶,在土著民族手中,常常会显得那么神秘蕴藉、至圣至隆。无论是在宰牛屠羊、献豕供鸡的族群大祭祀上,还是在青烟缭绕的庙宇厅堂虔诚祈祷时,甚或是在野地暗处装神弄鬼、驱妖逐魔的场合,茶,总代表着生命深处的祈愿与信念,并象征着消灾佑福的神力,而那股原始浓郁的气息,荷载着历经百万年沧桑的民族魂魄,也总

在这种时刻，飘漫氤氲，使茶益显神秘凝重。

当茶从包涵多种事物的粗糙所指中分离出来，当植物之茶专指可用来制成饮品的那翠绿的乔木型、灌木型茶树及茶叶之后，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里俗中见雅的，很具文化意味的部分，并且带有了“纪念”的性质，它更广泛地融入江南大地的地名、人名、神话、传说、祭祀、婚嫁、礼仪、社交等方方面面。当然，茶的清雅洁性为道、佛中人所垂青，更为历代文人雅士所传承和弘扬。

文人雅士与一杯清茶的投合，在于超凡脱俗的品格，悠闲恬适的情趣，借助于茶而得以淋漓尽致地传达，在愉悦与安宁中感受文化之茶的美丽，思考生命的所在与意义。

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

这些诗句，来自于茶的启示，是一种出神入化地溶入茶中又焕然于茶外的淡泊而超拔的精神。它，并非退避或隐逸。而是在透彻认识世界中把握人生，是熟透而未失底蕴的文化。

我们迷醉于茶的有形与无形、质朴与高贵，我们惊叹于茶在重生与奉献中所幻化成的生命之水与氤氲之气。我们总是相信，这一切的神秘与深奥，都是在喻示着：茶，自始至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天地灵气与人文精华的融合。

更为重要的是，茶，深深地渗透了南方民族的原始情愫与精气魂魄，深深地浸染了江南人民的品格风貌与精神气质，这也正是我们以浙江茶文化为关注视角的理由。

一 源远流长古越茶

1. 茶起源与茶图腾

很久以来，凡追溯茶之起源，都往往将神农奉为“吃茶第一人”。

我国首部茶学专著，唐代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举“《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之记载为证，认为是“三皇炎帝神农氏”开茶史之始。相传，三皇之一的神农居南方，以火德，故称“炎帝”。他与黄帝并称“炎黄”，被尊为中华民族之祖先。

追源追到了民族祖先的头上，虽难辨真伪，可大多数人还是乐于相信。或也因此，至今，江南茶区还在流传这样一则茶来历的故事：

神农的肚子如水晶般透明，因而吃下任何东西都能看清。所以，神农决心利用自己的肚子把所有的植物都尝试一遍，以便让人们知道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当他尝到一种开着乳白色花的树叶时，这绿叶一吃到肚子里，就上上下下地到处流动，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神农就称这绿叶为“查”。“查”就是今天的“茶”。

无独有偶的是，清代《格致镜源》及《新义录》等书中载有这样的文句：“《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

《本草》，即《神农本草》。现存版本中仅有如下记载：

苦菜，味苦寒，主五脏邪气、厌谷胃痛。久服安心益气，聪察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山谷。

书中并无“神农尝茶”的记述。不过，“苦菜”又名“荼草”，“荼”正是“茶”古字。而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荼”为“苦菜”。相互印证，可知“苦菜”就是“茶”。

如此种种，已分明透露出茶之源头与神农有某种深切联系。然考“神农尝茶”的记载，不仅迟至清代才出现，而且明显脱胎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所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之句，以及宋代刘恕的《通鉴外纪》“炎帝始尝草木之滋……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等一类文句，而口头传说则又与明《开辟衍绎》中所谓“神农乃玲珑玉体，能见肺、肝五脏……尝药一日遇十二毒”之说十分相似。所不同者，一为茶，一为药。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解释说：《神农本草》是药书，“茶”收其中，便证明“茶”最初是草药。然而，“药”从何来？

神农，汉族民间奉其为“药王大帝”。其尝百草以知草性，知所避就而择食，并进而用以疗疾，这就是中国“药食同源”的来历了。神农发现茶的传说正源自原始人以山林榛莽中的野果、草叶为食的采集经济时代，可见“茶”，最初为食物。

不过，更多的古文献是将神农奉为农业始祖的。如现存最早的古籍《周易》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东汉史学家班固主编的

《白虎通·号》中：“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就是说，神农是始有农业时代人。现代考古已经证明，中国始有农业在约1万年前左右。

应该说“尝百草”与“制耒耜”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时代。前者，可追溯至始有人类之时，而人类的存在，现以美国人怀特在非洲发现的44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为最早，中国四川则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及大量旧石器。400多万年与1万年，是个多么巨大的时间差！虽然农业时代里也仍然存在着采集经济，但显然已远远越过对植物的辨识期。这又如何解释？

其实，神农既是一个部族的酋长称号，也是这个部族的名称。这个以“农”为名的部族^①，正是通过对大量植物的认识，才进一步发展出农业的。因而，神农既可为先农之神，也不妨作茶人之后。况部族延绵而酋长更迭，称号不变亦属常事。否则《吕览·慎势》：“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又如何解释？

至于说“茶人之后”，非谓酋长即是，而是说部族中至少有一支源自茶部落。如苗族神话中有：神农公主与黄狗翼洛婚配后，生下一血球，神农一剑剖开，分别为七个男孩：代兄代玉；七个女孩：代茶代耒。可知神农部族中有一支茶部落。搜罗颇广的何光岳先生也认为神农支系中有“茶”氏^②。当然，更明确的莫过于史传神农崩葬湖南茶陵的茶山了。茶陵究为何人之陵？其旁为何有古茶王城？此茶王又是何人？恐怕与神农不会毫无干系吧？

^① 江浙等地至今存在着自称“侬”的族民

^② 见《农业考古》1985年5期《神农氏与原始农业》

而谈到农业的始创，最令人注目的是，在距今约 7000 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文化中，首次出土了 200 件左右用兽骨精巧加工而成的骨耜。同时还出土了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量最早人工栽培稻，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大稻作遗存——多得惊人的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堆积，有学者认为换算成稻谷当在 120 吨以上。足见 7000 年前，浙江原始农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而，地处杭州湾的河姆渡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而神农，又称炎帝，史传为南方火德之帝。我国最古老的志怪书《山海经》中，有炎帝之女溺于东海的记载。这就是著名的“精卫填海”神话。用史学的思维来考察，这一传说正隐现出“填海造田”的远古史影。而“田”正与“填”同音，考古发现，最早的农田正是海涂。故“田”正来源于“填”也未可知。

当然，神农向来被说成是北方之神，然随着近几十年来浙江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相继发现，已大大动摇了“黄河源头说”。史界更有新论：夏商周乃浙江人入主中原后建立。神农等传说或由他们带入中原，否则又如何解释与神农有关的大量南方痕迹？

如此，则位于东海之滨，又秉承了耜耕农业的河姆渡人，当与神农有渊属关系从而与茶也有联系？

果然不错，河姆渡文化中还发现大量的各种植物的果、叶及黑豆等堆积。而从历来大量称之为“茶”，却并非含茶叶的“非茶之茶”的存在中，我们完全可以明白，“原始茶”正是由各种植物、动物等为原料合煮而成；又从陶器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最主要炊器，不但数量相当多，而且造型富于变化来看，河姆渡人的主食必为菜粥、杂羹类食物，也即“原始茶”无疑了。

由此上追，已可达至神农，然若再上追，似已无路。不过茶文化十分幸运，它以特殊的文化方式为自己保留下任何文字与实物都已无可追溯的远古历史，从而昭示出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前的茶文化初始面貌，那就是茶文化的珍贵遗存与起源证明——茶图腾崇拜。

显然，现在需要讲一下“图腾”的含义了。所谓“图腾”，就是人类在物我未分的原始思维阶段，把某种与自己部落关系密切的动植物（甚至自然物、无生命物）的“抽象”，当作“祖神”来崇拜；“具象”当作亲族来对待；并同一图腾崇拜者为亲人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

“图腾”一词为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来源于最早介绍图腾现象的1791年伦敦出版的《印第安旅行记》一书中，研究表明，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的普遍现象，发生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2万—300万年），并且，植物图腾更早于动物图腾。^①

生活在云南的德昂族，正是一个“茶图腾”后裔民族。在他们视为本族珍贵历史，秘不示人，仅在内部流传的古歌《达古达楞格来标》^②（意即最早的祖先传说）中，明确地将“茶叶”奉为祖先。古歌这样唱道：“茶叶是茶树的生命，茶叶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茶叶的精灵化出……”而当“很古很古的时候……天上美丽无比，到处是茂盛的茶树，翡翠一样的茶叶，成双成对把枝干抱住”时，大地一片浑浊，水和泥巴搅在一起，土和石头分不清楚。没有鱼虫虾蟹，没有麂子马鹿，没有红花黄果，没有绿草青树，没有人的影子，只有雷吼风呼……，“大地一片荒凉，天空五彩

^① 通过对大量的图腾现象考察，可以发现：植物图腾为女性崇拜，而动物图腾大多已转向男性崇拜。

^② 见《山茶》1981年2期。

斑斓，金闪闪的太阳，是茶果的光芒；银灿灿的月亮，是茶花在开放；数不清的满天星星，是茶叶眨眼闪光，洁白的云彩，是茶树的华丽衣裳……”，还有比这更辉煌瑰丽的想象吗？不，这不是想象，完全是对自己“祖神”无比崇敬的眼睛与心灵所看到的美丽与伟大。而我们，则正可以透过这样的眼睛与心灵，看到“茶图腾”崇拜的原始思维、原始心态及原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真切状况。

我们看到了黑暗浑沌的大地，在飘飘下凡的茶叶兄妹们几万年艰苦卓绝的开天辟地下，“才有了光明和温暖”，又经几十万年艰苦卓绝的创世，甚至不惜“割下身上的皮肉，搓碎了撒到地上，活蹦乱跳的皮肉，把千山万水铺绿：大的变树，小的成草，细细的肉筋变成青藤爬上树，从此大地一派生机，到处葱葱郁郁……”。这是民族的壮丽史诗！远古漫长的创世记忆！“茶叶”分明是德昂人的创世神。是他们最初，也是最深沉的信仰。

而茶叶兄妹们“把鲜美的颜色洒给百花，百花盛开，争艳斗芳；有红有白有紫有黄；有大有小有浓有淡。留给茶花的颜色普通平常：碧绿的花托、嫩黄的花蕊、洁白的花瓣。牺牲自己成全大家的美德，永远受到世人的称赞……”，已明确透露了远古的信息：最初，一切植物花果都被“茶图腾”族统称为“茶”。而“茶粉到处开花结果，百种果子不一般，有大有小有扁有长，有甜有酸有肉有浆。美丽的样子给百果，鲜艳的颜色给百果，可口的味道给百果，茶果只留下苦涩的味道和本样。吃着香甜的桃李菠萝，莫把结子的茶果遗忘”，则更是奉“茶”为植物之祖，与唐齐己《咏茶十二韵》中“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异曲同工，颇值深思。同时，还暗示出“茶”由“混合笼统”到“分化分列”的演变过程。这过程不仅仅是“茶”从混称中被辨识出来的过程，还同时是

茶种自身被不断优选、优化的进程。

此外还须指出，如今被人们赞不绝口的茶的谦和、敬让、自我牺牲、自甘寂寞等种种美德，其实正来自于远古茶图腾民族的意识与品格之中。比如日本茶道的精神真髓：“和、敬、清、寂”，不分明来源于这中国最原始的茶文化吗？

由此可见，这首长达五、六百行的古歌，不仅仅是研究茶图腾民族及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从根本上认识茶文化，重新诠释诸多茶文化现象与内涵的极珍贵元本。例如，以往民俗中称女子受聘为“受茶”或“吃茶”。《红楼梦》二十五回中凤姐开黛玉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指的正是这种风俗。而《西游记》十九回孙大圣数落猪八戒娶亲：“象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该问个真犯斩罪哩！”“茶红”也即“聘礼”。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是这样解释的：

“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其后，杭州人许次纾于《茶疏》中也相沿此论：“古人结婚，必以茶之礼，取其不移，置子之意也。今人犹名其礼曰‘下茶’。南中夷人定亲，必不可无，但有多寡。礼失而求诸野，今求之夷矣”。确实，礼失而求诸野！许氏算是说对了。但他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以“茶图腾”的观念视之，这类“下茶”、“受茶”的礼仪，正是原始人以“图腾物”为凭信，庄严立誓缔约的遗风残留，也是“图腾”神参与部族重要事情的宗教意蕴表述。同时，还象征着氏族血脉将在“图腾神”的许可、接纳、庇佑、祝福之下，得以传宗接代，子孙繁衍兴旺的原始意义。

还应指出，茶是完全可以移植的，不仅古代茶农曾移植，就连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也曾在《种茶》诗中记述自己移

植茶树：“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而今，则发展为四季均可移植茶苗。

由此可见，将茶文化源头溯至茶图腾而不是停留于神农氏，并不仅仅是年代长短的问题，还是关系到茶文化内涵的重要问题。毕竟，图腾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是一切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化的源头。茶文化的丰厚与蕴藉，也正来源于此，故而宗教性、精神性才会成为茶文化的骨子和文化底蕴而令人着迷。

2. 古老茶农古越人

毋庸置疑，作为茶图腾人的后裔民族，必然会有个很突出的标志，那就是与茶的关系特别密切。例如德昂人，自古以来就以嗜茶、好喝浓茶而闻名。他们喜欢将一大把茶叶投入不大的茶罐内煮得很浓，然后倒入小盏中一小口一小口地饮。喝这样的浓茶会得茶瘾，茶瘾发作时，人会四肢无力，若在走远路时，人就难以行进。但只要喝上一罐浓茶，人就会又精神抖擞起来。因而，当地人常说：“德昂人离不开茶叶”，这当然指的是方方面面的生活中。比如，去探亲访友，见面礼必须有一包茶叶；客人来了，须立即烧水煨茶待客，用茶叶代表最高的敬意；若有喜事请客，则以一小包扎有红十字线的茶叶作“请柬”；若办丧事请客，也送一小包茶叶，区别在于不扎红线。如果发生纠纷，有过失一方需求对方谅解时，也得先送一包茶叶给对方，而对方则必须收下茶，并表示原谅。若不送茶叶而送其它东西，就会被认为不懂族规，就不会得到原谅，甚至更糟。而当事关种族血脉之大事的婚配时，就更离不开茶了：比如某位小伙子钟情某个姑娘时，就会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到姑娘的竹楼前轻轻吹